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18
8 Octo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 嗣后：穆民先生 (副主席) (科摩罗)
-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 下列人士发了言：
- 塔尼先生 (卡塔尔)
- 萨赫卢尔先生 (苏丹)
- 布隆迪共和国总理阿德里安·西博马纳先生讲话
- 奥乔亚·安蒂奇将军 (委内瑞拉)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2-61272

GE

上午10时20分开会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迪乌夫总统(以法语发言):联合国今天看来已成为寻求和确定解决困扰世界的各种问题的理想论坛。现代历史正在这里形成,播下未来种子的思想正在这里得到阐明。这不仅是因为联合国几乎使所有国家都走到一起来,而且因为作为联合国基础的思想及指导它的原则产生于我们丰富的感情——一种我们属于同一人类、并有义务维护人类的感觉。

因此,我总是满怀希望地在这个大会上发言。此外,我今天是代表非洲和伊斯兰社会发言的。代表这么多人民发言,的确是一项重任,但由于代表了人民的希望,这又是一项激动人心的重任。

主席先生,我甚至更高兴地担负这一责任,因为推选你指导大会第47届会议的工作是会议将顺利地、成功地进行的保证。因为除了你具有外交家的高贵品质外,你的国家致力于取得聚集在这里的所有国家共同理想的胜利,人们对这一点从未怀疑过。

因此,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还特别希望让你知道,在你履行你的重要和敏感的使命时,你总是会得到塞内加尔代表团和我在本届会议上发言时所代表的所有人的合作。

我们对你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萨米尔·西哈米出色指导大会第46届会

议的讨论向他表示当之无愧的敬意。对于熟悉其人民伟大品质的人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秘书长,我很高兴的再次表示,我们对由他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感到十分满意。对他为确保联合国充分发挥《宪章》赋予它的作用、承担《宪章》交给它的各项责任所作的各项努力,我们总是给予兄弟和朋友般的支持。谈到联合国的作用和责任,我不能不强调他的当选给我们非洲人带来了巨大希望。正如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人民一样,我们把他的当选看作是联合国普遍性的具体证明。事实上,这是继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接受委任后的又一证明。我们对秘书长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紧张的结束促成今天国际关系的普遍缓和气氛,本组织的信誉和形象大为提高。一段时间以来,联合国显示了它的效力,特别是在维持和平的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进展。在放慢军备竞赛速度方面,它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总而言之,昨天不可想象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提到它的时候,我们都称之为“世界新秩序”。这一表达方式很明确,因为对我们大家来说,它对加强国际安全和保障国际关系的稳定都有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内含的现实也应该意味着对其人民福祉的向往有更多的了解。

MJ

鉴于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远未达到那一境界。事实上,苦难和不公正仍然是一些地区千百万男女的日常命运。当我们想到牛奶和谷物出现过剩,而人民却因最低需要无法满足而在这个过度丰富的时代死于饥饿,事情就更为糟糕。同样,人民也死于那些因医学进步而现在可治愈的疾病。

此外,许多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复苏计划到调整方案后结构混乱、衰弱,这些国家的政府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在这方面,非洲的情况具有悲剧性的教育意义。经济增长率同人口增长相比陷于最低点;投资极少,而对基础结构的需求则最为突出。

这个大陆富有矿物和矿产资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最贫困的国家也在

那个大陆。

这份糟糕的记录部分可归因于非洲国家相当年轻。但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原料和其他产品的销售价格是在非洲大陆以外决定的,通常制定这种价格时完全无视非洲的利益。特别是自1980年代之初,非洲领导人就致力于改善这种情况,但尽管如此,这种现象一直继续存在,我甚至要说这种现象更加恶化了,所以它才使人更为忧虑。

因此,在1986年当我是非洲统一组织代理主席的时候,受命呼吁联合国特殊处理我们的具体问题。联合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召开了一次大会特别会议,通过了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这项文件是空前联合努力的结果,它使人产生了极大的希望。因此,在理论上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团结盟约。我说“盟约”,是因为非洲承诺设立开展长期自给的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案所必须的结构,而国际社会也同意帮助非洲达到这一目标。

这种双重承诺明确载入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纲领特别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将不遗余力地提供充分的资源,以支持和辅助非洲的发展努力。这是很清楚的。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尽管非洲采取了已商定的措施,但国际社会总体上却没有那么做,尽管某些北方国家对我们采取了友好和理解的态度。《联合国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纲领》是否会得到不同的、较为慷慨的待遇?无需怀疑,如果纲领得到实施,它会得到较好的待遇,因为纲领中作出的承诺是坚定和确实的,而后续行动、监测和评估机制已经奠定,这样双方便能在长久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因此,双方将能定期频繁地共同保证一致作出的承诺得到尊重。也许《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在执行过程中正是缺乏这些频繁的会晤。

我希望这是那份文件成效甚微的唯一原因。但现在我要指出,非洲仍然有着同样的困难,其中某些困难还加深了。

这就是非洲外债的现状,偿还外债用去了非洲因贸易条件恶化而本已贫乏的财源中的大部分。

由于债权国家迟迟不同意召开专门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迫切呼吁所有国家和所有国际金融机构同我们一起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方法。否则,指望非洲国家足够重视具有共同利害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很自然,非洲国家将把其能力优先用于本国人民谋求生存的斗争。非洲债务问题继续存在,甚至可能产生其他更为直接的不良后果:人口从南方向北方国家移动已经表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在这幅已经很暗淡的图像上还必须加上非洲环境日益岌岌可危,其例子之一就是具有毁坏性的干旱现在萨赫勒地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损害,然后又袭击了非洲南部。在这之上还应加上艾滋病同一些在其他地区已经消失的疾病一道迅速蔓延,以及已经存在的那些紧张局势的温床,这还不说那些可能产生的温床。

在这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南非。几个月前,人们大概会想,本届会议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庆祝自弗里德里克·德克勒克总统上任以来出现的不可逆转的变革。但是,除了在形式上——我要说在理论上——废除了种族隔离法之外,我们今天还看到些什么呢?

黑人仍然未享有同南非社会其他成员同样的权利,近几个月来,到处发生暴力事件,有些时候暴力的范围之广,使人怀疑南非政府是否愿意实行变革。这种气氛继续下去将严重威胁到我们都曾欢迎的进步。

因此,在达喀尔举行的非统组织第二十八届定期首脑会议认为有必要将此事提交安全理事会。我以该泛非组织代理主席的身份,代表非洲最诚挚地感谢本世界组织机构的各成员国以勤奋和团结精神回应我们的呼吁,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765(1992)号决议,决议请南非当局采取适当的措施结束暴力。

我还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在南非实现谈判解决,并重申对最近曼德拉——德克勒克高峰会议所抱有的希望。我们希望那次会晤后在民主南非大会范围内所恢复的谈判将迅速协调有关各方的立场,并使南非坚定地朝着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社

会不可逆转地前进。

利比里亚的内战是非洲关切的另一个问题。该分区域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架构,但即便如此,内战仍然继续下去,这更使人担忧。

为解决这场危机设立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五国委员会,我作为该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可以作证,上述架构只有一个目标,即帮助利比里亚兄弟重获和平。我们在多次开会后并经所有各方同意,通过了上述架构。但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督小组,这个商定安排的中心机构,因缺乏手段执行其和平任务,致使前景又呈暗淡,这使人痛心。

因此,在感谢已向我们提供支持国家的同时,我要请联合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如果联合国不作出这一姿态,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利比里亚危机继续深化。它已经严重威胁到西非分区域的稳定,对人来说,它是一个具有长期后果的灾难。

我现在来谈谈非洲近年来经历的最荒唐——也许是最具毁灭性的——悲剧。我指的是索马里内战。该国从前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如今成了人间地狱。它体现了无政府状态、一切形式的不可容忍、暴力及人屈服于命运。

塞内加尔竭尽其所能帮助结束这一悲剧,如果这一悲剧继续下去,便有可能敲响索马里灭亡的丧钟。塞内加尔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出于非洲团结的理由,简言之是出于常识。塞内加尔也是以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非统组织成员和联合国会员国的身份这样做的。

LH

让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组织已同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一道为索马里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但是那里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我们要避免通过儿童死亡而造成的种族灭绝现象,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里就必须给予这个问题高度的重视。我还向非政府组织呼吁:我鼓励它们继续进行在索马里的慷慨的活动。

冲突各方必须理解,索马里人民的利益在于恢复和平,使数以千计的人丧生的那

些争斗只会使他们的要求变得毫无意义。

我真正愿意看到的是召开一次索马里问题国际会议。我因此郑重地建议,在联合国、非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欧洲共同体主持下,尽快在日内瓦召开这样的会议。目标就是要尽快地结束武装对峙并找到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和平解决危机的框架。联合国在这方面将采取主动,但是会议的形式将由所有的组织者商定,而这些组织者也还要共同就一份与会者名单达成一致意见。就我本人来讲,我将以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和第六届伊斯兰首脑会议主席的身份出席。

在等待我们热切期望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要继续帮助由武装派系强加给索马里人民的冲突所造成的受难者。这一点我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分。特别是,国际社会应尽所有力量保证根据1992年1月23日的安理会第733(1992)号决议所实行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也应该采取任何其他的可能措施结束暴力和痛苦,索马里也是其成员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也有非统组织的这个愿望。

如果不提一下西撒哈拉,我对非洲的紧张局势的论述就不完全。我衷心地希望那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能够在非统组织制定的框架内很快得以实现。我也不能不提安哥拉以及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脆弱的和平。

讲到和平,我必须重申我所代表的人民是多么珍惜和平。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人的;和平自然也就是衡量事物价值标准之一。这就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六次首脑会议上所得出的一点看法。

在非洲非统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在最近一次在达喀尔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决定建立一个预防、处理及解决冲突的机制而证明了他们对和平的承诺。这种机制旨在通过对形势的不断分析满足非洲寻求避免冲突手段的愿望,以结束那些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但仍然存在的冲突。因此,非洲同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考虑是一致的。这种考虑表现在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中。

这是因为秘书长对和平的憧憬反映在当今坚决地解决非洲大陆上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决心。无疑,这显示了非洲的自我信心,并证明我们大陆的实际边缘化并没有

使我们瘫痪。相反,非洲的自我信心从来没有同多党民主的传播分割开来,的确如果没有这种自我信心目前的趋势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清楚。

在近几个月里,民主在非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集权统治被民选政府所取代了;到处都是共同努力正取代冲突,选票正取代子弹。

我们一体化的努力还来源于我们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并反映了我们的自我信心。我们努力解决环境问题及决心不错过刚刚开始能源革命都反映了这一点。关于我们在那个领域的承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太阳能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些国家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而且这样做还可以使健康环境的需要同发展的需要并行不悖。

如果能继续这些努力并坚持其方向——我们决心要做到这点,非洲将很快能够克服它目前的局势。但是我要重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贯的支持。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纲领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支持。

我们也知道,只有当向交战各方的武器输送及其他形式的外部干涉停止以后,才可能解决或避免非洲冲突。大家都知道,要巩固非洲的民主就必须在以发展努力合理化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这需要在非洲内部改善关系,充分的基础设施,以及非洲国家能确保它们的产品以营利的价格到达北方市场。

虽然非洲肯定是受经济危机、战争和其他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大陆,我们不是唯一有这些邪恶的大陆:其他的人民也在遭受痛苦,我们与他们休戚与共。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已详细地谈论非洲的情况,但我不能忽视其他地方所出现的悲剧。

拉美国家的经济困难同我们的问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的;柬埔寨需要通过严格地遵守巴黎协议来巩固和平;阿富汗需要走上民族和解的道路;对这一切我都不是无动于衷的。我们在非洲也对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形势,前南斯拉夫的形势以及继续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那种不可接受的情况表示关注。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我们赞成减缓那里人民痛苦、停止暴力、制止

看上去是“种族净化”企图的倡议。我以第六届伊斯兰首脑会议主席的身分派了一位代表参加最近举行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伦敦会议。我将会继续关心所有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我还呼吁联合国继续、甚至是加强其努力。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一方面欢迎在由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主持下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中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积极事态发展,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这个进程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是有理由可以希望随着新的以色列政府的出现会取得重大的进展,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久将会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自由地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要求以色列政府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勇气,并敦促所有各方有一种历史感。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和平,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共同遗产,并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

要正视这些挑战并不顾一切困难实现存在的潜力,我们在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都需要更大的团结。我想到的是一个“团结总协定”。同《关税贸易总协定》不同,这种道义上的契约将会使《联合国宪章》的所有条款都得以有效地执行。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意识,即我们享有共同的未来,我们同意对维护和平,在国内和世界范围促进人权和民主,同贫困斗争以及保护环境方面都有着平等的利益。机会并不少:让我们就从本届大会开始。显然这是朝着我们大家都向往的新的世界秩序迈进的最好方式。

诚然,在维护和平方面,联合国——我们向它致以热情的敬意——在秘书长有力的领导下正在作出显著的努力,以满足向它提出的许多要求。

WG

的确,在中东、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和欧洲,我国骄傲地参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曾勇敢地、忠诚地和有效地执行他们的使命,并且总的来讲使那些地区的各国人民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世界性组织并非在需要其介入的任何地方都同样地获得成功。这通常是因为《宪章》要求区域性组织应在解决区域性纠纷中发挥首要作

用,但我们必须明白,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维持和平行动所需要的手段。

我认为,在此方面忠实于《宪章》的精神则需要联合国和各区域性机构之间设立一个合作体系,以便他们能够受益于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从而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控制和解决区域性冲突的过程当中。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是秘书长提出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的实质。

不管怎样,这是我们为维护集体安全所应当关注的。它在军事方面是明显的,在涉及安全的其他方面它也变得日益明显。人人都意识到这些方面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一直在倡导的通过“协调一致的普遍协议”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协调行动是以恢复南北对话为前提的。更确切地说,它将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议论对话的问题。我讲“新的”是因为在面临共同挑战方面,这一对话会充满伙伴精神和担负共同责任的允诺:这些挑战涉及经济和贸易问题以及环境和健康等问题。大会不妨请秘书长在其下届会议上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我也认为如果我们谋求的协调一致在地区一级的确有效的話,对话会变得更加容易。目前各区域性集团正在作出的努力有必要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这也是为什么塞内加尔将实现非洲一体化视为其外交政策上主要优先事项之一。该一体化也在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协议中得到倡导。它表明了我们对伊斯兰会议组织(伊会组织)的承诺。但此处需作出提醒。伊会组织并非宗教组织。其目标是在其成员国之间组织协调,其成员国人民则由共同的信仰和共同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已经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合作的十分有效的工具,我们还想使其成为经济、商业和技术合作的有效工具。去年12月召开的达喀尔首脑会议则是此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在重新平衡国际经济关系框架内必须得到我们注意的组织中,我必须提及协商首脑集团和南南合作集团,即所谓的15国集团;其目标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具体项目使南南合作更加有效。但我要立即澄清,该集团并非一个封闭性的俱乐部;其实,那里讨论的一切问题均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它也并不自称是整个南方的

代言人。但是,我确信,在涉及具体问题方面,它的确为南方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确定及其观点的表达构成了一种框架。此外,它还就新的世界秩序起草并散发了一份立场声明。

现在回到南-北对话以及应促进这一对话的“协调行动普遍协定”。虽然对其信任可能不现实并且迄今召集的会议大都令人失望,但今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则为我们持更乐观的态度提供了理由。的确,它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从长远看,它考虑到世界上人们所有的关注和看问题的角度。恐怕可以毫无夸张地讲,里约会议之后,人们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则与从前大不一样。更为可喜的是,因人们对人类问题的全球化的真正认识而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世界新秩序的黎明。即将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还为我们确认并扩大这一变化提供了机会。

我认为,定于1993年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和将于1994年举行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反映了我们处理这些已不分国界的问题的共同愿望。定于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也具有同样意义。

这些会议定于里约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和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之后召开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希望,同其前两次会议一样,这些其他会议不会忽视必须确保对各项行动和建议采取后续行动,以使其工作更富有成果。

与此相关,值此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两周年纪念日,我今天高兴地宣布,本着这一次历史性会议的精神,一个由非洲统一组织主办并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助的关于援助非洲儿童的国际会议将于1992年11月25至27日在达喀尔召开。我们的目标是促使国际社会考虑非洲儿童的特殊景况以及非洲各国在确保其和谐发展--其实只是其生存--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这一局势及其问题也将在即将召开的法语国家儿童的会议上以及在伊会组织框架内得到重视。

我刚刚提到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安排虽然反映了这一世界的相互依存性的真正认识--对此我们表示欣喜--但也表明,在这一领域仍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共同努力。

我尤其想提及有益于发展的裁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的减轻、消除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改善商品价格以及发展所必须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转让。今天,没有人会否认我们的集体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以及环境的挑战,艾滋病和毒品给予足够的考虑—此外还有维持和平活动的问题。

MJ

因此,急需实现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更大程度的团结。此外,联合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发挥中心作用。无须强调这样一种作用,要求本世界组织审查其工作方法,要求会员国重新评价向联合国提供的手段。

在非洲和伊斯兰社会中,我们承认秘书长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这样的机构为恢复我们的组织的活力而进行的改革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性,这样作是为了应付世界的发展所带来的新负担。我代表他们欢迎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我鼓励在他们取得成功并实现目标之前继续这些努力。我尤其希望这种新趋势将适当地考虑到在我们看来关键的两个想法--一方面,不根除贫穷和苦难,不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和平与安全便不稳定;另一方面,提高效率的努力不应牺牲联合国业已维持其普遍性的民主精神。

此外,刚刚在雅加达成功地召开的第十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标志着持续性的恢复并在加强这种趋势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考虑到挑战众多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一道迎接这些挑战的决心越来越大,我认为还需要考虑到这些组织的建议。我甚至在想,我们可以研究通过秘书长的努力是否可能要求在具体领域考虑这些建议。

我荣幸地代表不同国家的人民在此发言,其中一些人民相隔数千公里。但这些人民与我国--塞内加尔--对人类团结有着同样的信念,对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抱着同样的希望,甚至同样的目标。这些人民在不同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在正义遭到践踏的地方要求正义并在和平受到威胁的地方要求和平。他们要求实现一个消除饥饿、不容忍和不公平的世界。这些人民要求你们一同行动和创新,并毫不拖延地这样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代表大会,我要感谢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刚才作的发言。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阿勒萨尼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要对你担任这一高级职务表示我真诚的祝贺。你的当选体现了对你的信任。它还强调了贵国,保加利亚,在区域中和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成果。

在这方面,我要对大会前任主席,萨米尔·希哈比大使表示赞扬,他高效率地主持了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

自我们现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大使担任其高级职位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本届会议是在即将进入一个深刻变革的新时期之际召开的。本世界组织必须处理好这些变革,提高其效率和可信性,因为旧的两极化已经消失,而联合国在各领域面临的负担增加了。世界人民对我们的组织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在这方面,我要向其任期随着上届会议的结束而结束的前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

179个代表团在这个大厅中开会。我们的组织在1945年是以51个会员国开始的。会员国数目的增加反映了联合国消除殖民主义和维护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的成功。联合国以此实现了会员普遍化的目标。这是我们应该为之骄傲的成就,而且我们期待着看到它成为本组织开始把《宪章》崇高的原则与目标从理想范畴变为一个现实的世界的发射台。

卡塔尔国像所有会员国一样渴望重振和发展联合国,使之符合新的世界形势并加强本组织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MJ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创建有效的机制,要么使用直接对话和调解等外交手段,要么通过诉诸国际法院所适用的国际法来解决争端,这种理想的稳定局面才能实现。

尽管作为军备竞赛根源的冷战和两极化已经结束,但军备限制仍然是联合国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人们曾希望冷战的结束会意味着大大迅速削减军备竞赛的规模。但是,情况并非如此。1990年,专家估计世界各国政府预算总和的15%仍用于武装和备战。这个比例比用于教育或保健方面的开支大得多。军事开支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比工业化国家更加沉重,这是因为这两组国家在可利用的资源领域存在着差距。

如果我们对核军备方面的新的事态发展进行认真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要糟糕得多。因为在我们继续浪费本应用于发展和为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宝贵资源时,我们正以核军备危害这个未来。因此,军备控制问题仍是中心问题之一,联合国应该同过去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予以处理。

我们海湾区域因为在解放我们姐妹国家科威特期间有切身经历,因此特别关心禁止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功抱有最大的希望,该会议根据大会决议特别是上届大会期间通过的决议成功地迅速缔结一项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和防止该领域研究和生产技术扩散的公约。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以色列和中东所有其他国家遵从这项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视察制度十分必要。在这样做时应该坚持平等和公正的原则,而且必须在不带偏见或不加歧视的情况下确保该区域各国的安全。该区域任何国家未能履行这两项协定或给予任何国家特殊待遇都会使全部努力丧失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确保以色列遵从上述协定。

巴勒斯坦问题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处理并仍未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希望迅速取得进展,以便使其在目前和平进程的构架内获得解决。

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剥夺该人民不可剥夺权利问题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

核心,一旦巴勒斯坦问题以巴勒斯坦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我们也将予以接受。如果以色列愿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那么它就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规定不得以武力占有或吞并领土并规定用武装力量占领他国领土为非法的有关决议,不仅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而且还要从包括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等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撤出。

卡塔尔国欢迎有关各方在华盛顿恢复谈判,重申它对和平努力的承诺并希望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持久、公平和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

我国代表团愿在这一世界性论坛上对索马里兄弟人民继续遭受苦难深表关切,我们呼吁索马里各派制止流血、把分歧放在一旁并以民族利益为重。我国赞扬联合国目前为减轻该国人民的苦难以恢复该受灾国家的稳定所作出的越来越多的努力。

关于海湾局势,我国重申对其姐妹国家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的共同政治立场所作的承诺,以维护该区域的安全与和平,该区域的安全与和平反过来将对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作出贡献。

关于阿布穆萨岛,在我们区域正在经历的这一历史阶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争端的确令人感到遗憾。出于对本区域安全与稳定深感关切,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和平手段、通过对话或诉诸法律来解决这一争端。

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已导致严重后果,震撼了人类良知。我国对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行径特别关切,这种行径的特点极为残暴,对该共和国的穆斯林人口尤为如此,其目的是要在“种族清洗”的口号下把穆斯林人赶出其家园和国家。

国际社会有义务奋起抗击这种侵略,以使联合国会员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得以维护其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1991年12月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当选后所作的发言中曾把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称为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较复杂问题之一,各国都必须有效和果断地处理这一问题。前秘书长也经常提请大家注意这一问题,专家们和承担其日益沉重负担的国家并没有掩盖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这种负担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头上,使它们经常无法履行其经济义务,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每个债务国偿还外债的负担都是以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社会方案和努力为代价的,因此这些穷国变得越来越穷,这一点是不言自鸣的。必须果断地处理外债问题。

联合国通过在1992年中召开里约热内卢会议已经对环境问题极表关切。尽管那次次会议并未完全满足人们对它所抱有的希望,但它却标志着一个积极的开端,可以作为更有效地努力保护环境的起点,同时摆脱可能以保护环境--没有人对此提出置疑--的名义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必要约束。

世界各国人民都期望建立一个确保世界和平并以国际法和正义、平等、合作和睦邻原则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不应继承旧秩序的消极属性,它们导致创立集团、冲突和两极分化并同时具有不发达、贫穷、落后、饥饿、无知和疾病等各种的邪恶。新的世界秩序的概念应该十分广泛,足以涵括国际合作和不受限制的贸易,并应在处理裁军问题、债务问题、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处理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要使新的世界秩序指导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国际关系,各国就必须平等地共同制定这一秩序,以便使它可以成为一个公平的世界秩序,真正地代表国际社会共同意愿,并使人类能够为目前这一代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安全和幸福的世界。

GJ

萨赫卢尔(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加内夫

• 副主席穆明先生(摩洛哥)主持会议。

先生当选为大会这届重要会议的主席,并通过他对其前任娴熟地主持了上届会议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和欣赏。我还要从这个讲台向上届会议以来加入本组织的国家表示我们真诚的祝贺。我们欢迎它们成为新的动力,对在国际舞台上为世界人民和社会带来繁荣、发展和稳定而进行的各项努力作出贡献。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安全各个层次都有着一项重要议程。我们都必须意识到,今天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国际现象,这些现象在海湾战争前并不活跃,而在国际舞台上人们每一天都更加感觉到其后果和影响。

就我们而言,我们认识到随着每一个黎明都出现新的和不同的国际情况。过去为了狭隘的利益而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和竞争的意识形态的壁垒已经垮台。东西方关系的改进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时期产生了新矛盾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在所谓世界新秩序之下富有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一场尖锐的关系。另一方面,单极将世界引入了一个由少数大国控制的新的安全体系,完全没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积极参与。

我认为,我们现今经常听到的国际缓和的时代不过是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国之间的缓和。这种缓和还需要处理消除南北之间巨大差距的问题;还需改革国际经济和商业关系;还需处理诸如债务负担、贫困、文盲和疾病等南方首要关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被强加所谓新国际合法性的作法,这尤其意味着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涉与干预和奉行剥夺他们作出自己决定的权利的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的政策。

在几星期前在雅加达结束的第十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的总统和政府首脑讨论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及不结盟运动的作用。他们表示相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民的组织的代表,不结盟运动在当今单极统治的世界上可以发挥作用,因而它应被包括在一个旨在建立新的世界平衡的灵活机制之中。在这个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有效作用,制定和建立世界新秩序,它必须取代当今泛滥的国际混乱并结束我们大家都应遵守的国际公约和协议目前的排诉性。不结盟运动的

总统和政府首脑为自己重新制定了不结盟运动充分参加处理世界日程上所有国际问题的目标。他们还确定了在将要作出的所有决定中成为真正的伙伴的目标,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尤其如此。

我们认为,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应该继续是联合国及其机构。但是,为使这个重要的组织充分执行其职责,下列各点必须实现:

对《联合国宪章》的充分承诺和遵守,这必须符合《宪章》签署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

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必须得以发挥充分作用。大会的作用应该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同样重要。

在执行《宪章》规定方面必须放弃有选择的和双重的标准。

安全理事会活动的特点应该是透明度。安理会在决策领域应采纳民主的作法。

联合国秘书长应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接受某些国家单方面提出的苛刻解决条件,并应平等地与所有国家打交道。虽然我们理解秘书长的责任,但我们认为它应该有时间会见会员国的代表,听取他们有关他们的国家和地区重要问题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及其少数享有的否决权应得到审查。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自安理会设立以来共投过279次否决票,而多数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视的问题。

正在到来的世界新秩序不应侵犯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独立,也不应剥夺它们作出自己决定的权利。关于缔造和维持和平的预防性外交应该从一项基本原则出发,这就是首先彻底根除区域和国际紧张情况,并找出和消除政治、社会和经济冲突的根源,以使有关国家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并享有稳定和繁荣。

不能仅针对小国使用那种伴之以使用武力的预防性外交。在此应该想一下如何针对拥有大型或中型军事能力的国家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正当的问题,而我们小国应该寻找一个能够满足我们紧迫关切的答复。如果预防性外交从调查的原则开始,

这种调查应以从原始来源搜集情报为基础,并应避免作出选择性的或匆忙的结论,这种结论会成为很可能是军事性质的具体行动的理由。由于传播网或活跃在我们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不公平地宣传关于与我们的国家有关的一些问题的事实,我们发展中世界遭受了巨大损失。我们希望联合国及其机构在所有情况下都将不偏不倚地行事而不要成为狭隘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牺牲品。

WG

在国际变化中,我们苏丹人努力传播Shura原则——意即在决策过程中的磋商和参与——和民主,并寻求和平和持久的政治解决苏丹南部问题的办法。迄今为止,我们已在阿布加谈判中获得相当大的进展,谈判是在今年5月在尼日利亚总统易卜拉辛·巴班吉达的主持下进行的。

我们乐观而有希望地期待着很快将开始的第二轮阿布加谈判。我们预期在今年年底之前与反叛运动达成南部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真诚地希望,苏丹政府作出的和平努力将得到所有友好和兄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请允许我在此特别提及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人权问题。保护和维护人权是所有宗教和人类法律所要求的一个神圣义务。不稳定的原因和安全与和平问题同维护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的人权都有直接和有机的联系。因此,我们确信,人权与以下各项权利有关:个人和民族享有尊严、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权利;不受支配的作出自己的决定的自由权;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即进展和技术的权利;免受贫困、疾病和饥饿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物质和心理稳定的权利。

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如很多其他理想一样,人权的原则正在被利用和滥用,作为干涉和干预较小国家内部事务的理由。尽管干涉和干预是以保护少数人的名义进行的,但在实质上,这种行为不过是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对付那些不接受外国支配的国家的一个武器,作为回避对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义务的一个办法。

我们还注意到,在人权的崇高理想被用作武器时,其特点是采用双重标准。对盟国的罪行和侵犯行为视而不见,而对那些拒绝放弃其独立决策权的国家则捏造侵犯

人权指控。

我们还注意到,某些国家以人权保护国自居,尽管在道义上,它们没有任何资格承担这样一个角色。这些国家自以为有权根据它们自己的文化、习惯和社会观念规定人权准则,并根据这些准则来评判别人的行为。

象《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所预想的那样,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只能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通过对抗和强制才会正确地做到。在国家范围内支持和实施这些权利仍然是每一个政府的管辖权和责任范围内的事,只要这个政府适当地履行对其公民的责任。各国人民都有权在国家主权、自决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及机构。

在这个问题上,应提到以下事实:《世界人权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人权原则包括两个彼此制约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而第二部分规定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衡,就会导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社会权利的丧失,并导致不稳定。我们还同意以下观点:人权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动机而有选择地剥夺其中任何权利。

同时,我们拒绝将人权作为提供经济和社会援助的先决条件的任何企图,因为这会导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轻视人权。我们强调,发展和人权是彼此共存和互相依赖的,因此,需要在发展权是一个有效的和合法的权利并构成人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在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案方面进行合作和提供多边援助。我们希望,将于明年举行的世界人权问题会议将全面地处理人权的各方面问题。

另一个需要紧急注意的问题是索马里的局势。这个兄弟国家的人民是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的受害者。自从召开非洲之角国家人权问题小型首脑会议以来,这些国家在寻求和平解决索马里争端交战各方之间的分歧方面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并继续

履行其责任。

我们期待着国际社会支持他们的这种作用,以便实现巴赫达尔会议上规定的目标。我们本来期待国际社会承认并发展这种作用,因为该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该区域各国及其人民的福利来说,没有必要的稳定就不能确保人民的福利。

然而,实际上出现的情况,作出决定将国际部队派往索马里,这些部队的数目逐日增加。我们认为,这些部队应由该区域本身各国的分队组成,因为我们担心,该区域以外的一些国家可能会通过支持一派反对其他派别,从而使这一派获胜来谋求实现其自己的目标。没有全面的民族和解在索马里就不会有稳定;不能由一方单独把持权力,我们希望,阿里·马赫迪先生的一派将认识到这个事实。

世界上继续存在着一些悲剧性的、多方面的局势,如难民问题,以及流离失所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处境。这些问题在非洲和中东有清楚的表现。

巴勒斯坦人民继续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与此同时,双边和多边谈判由于程序困难而受到阻碍,这使谈判受到拖延、并无法处理冲突的实质性问题。以色列新政府尚未证明它的认真意图,并表明它有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随后使世界的这个敏感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政治意识。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的完全主持下召开一个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办法。

我们还认为,正在作出的旨在分裂伊拉克领土完整的企图是消极的行动,是不公正的和不适当地适用国际准则的例子。此外,这些企图最终将导致该区域的不稳定,危及其力量平衡,确保以色列的绝对霸权,并为以色列的好战和扩张主义意图打开大门,这些意图的目标是使世界上的所有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大以色列中。

另一个需要密切注意的人间悲剧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人民的问题,他们在那些要求维护人权和保护少数的人的鼻子下遭受种族灭绝和清洗。我们认为,这种局势是由历史久远的和过时的种族和宗教仇恨造成的,这种仇恨本来已经应该消失。所有国家都同意,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拘禁和即决处决除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外是史无前例的。

东欧国家普遍出现的变化导致出现新的共和国。我们本来希望,这些共和国将在适当时加入独立国家的世界社会,并确保其人民享受充分的宗教和文化自由。

GJ

姑息好战的多数显然偏向这一多数的宗教和文化派别,不利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中相当数量的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这一问题的具体处理,由于各主要大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选择性而产生了缺陷。仅仅从有限的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处理该问题,无疑使目光短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需要的首先是维护他们的特征与自由,保护不被赶走和消灭。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关于该问题的各项决议还不够,因为它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广泛的政治和种族背景。从这一观点出发,伊斯兰集团谴责了安全理事会第770(1992)号决议。

联合国全面军事干涉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不这样做,困扰我们的怀疑将只会增加,我们怀疑有一场阴谋,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从欧洲的版图上抹掉。此外,在塞尔维亚侵略者不受联合国任何干扰继续获得武器的情况下,奉行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捍卫其生存的手段的政策,将使人们严重怀疑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品德与中立性。

最近,两个姐妹国家--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就某些有争议的岛屿发生了一场小危机。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场争端已从双边范围转移到了区域和国际论坛。这样做只能加剧冲突。现在促使争端升级的各方,特别是大众媒介,实际上是企图加剧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该地区已经遭受过去几年在那里发生的悲痛事件的不幸影响。我们十分强烈地呼吁遏制这场冲突。这场冲突应当根据当时双方1971年所达成的老机制的运作,在双边一级加以解决。

波斯湾地区已经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发展受到阻碍。目前伊拉克人民在不公正的经济封锁条件下的痛苦,以及分裂该国领土完整的不断的企图均产生于争端。我们认为,这些争端应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以防止外来利益渗透这

一地区,利用分歧和争端以达到其自身的战略和经济目的。

国际经济局势依然沉寂。事实上,该局势的主要特点继续是南方各国的经济不断恶化,这些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下降,造成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和危险影响,而出口下降则是因为它们对工业化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恶化的结果。

债务危机可怕的消极影响已加剧到以下程度:它们不仅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而且也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生存。

在此必须指出,工业化国家未能履行它们的承诺,这些承诺体现在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各项国际条约和战略中;特别是,工业化国家未能执行反映为1980年代的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各项决议,其中要求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工业化国家非但不执行这些决议,反而阻碍1990年代十年通过一项新战略的每一次努力。此外,工业化国家还未能执行1990年巴黎会议上通过的,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1990年代方案。这导致了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非洲基础设施薄弱,世界经济局势中的不平衡状况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最严重。由于经济援助和投资流动量大幅度减少,以及对非洲各国强加并未对发展中国家其他集团所强加的不公正的条件,使它成为受害最大的大陆。此外,我们认为,破坏非洲大陆某些区域稳定的企图旨在造成符合某些主要大国战略的地理政治气候。我们都知道非洲大陆的潜力,它有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尚未开发。

缩小北方富裕国家和南方贫困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现在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真正挑战。这条鸿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债务危机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之一。这一现象基本上产生于该秩序结构性失调以及它未能造成一种适当的发展气候。

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国际经济秩序必须集体相互依存,并有机地相互关连,这样才能相互造福于全人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平等、正义和相互依存的基础

础上,找到各种现有问题的全面和综合性解决办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对话,但进行这种对话,所有有关各国都必须有政治意愿、勇气、智慧和远见。

最后,我们愿表示我们坚信,在国际关系缓和的现阶段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发展联合国所有机构的活动,并给这些机构以必要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愿真主引导我们实现我们的崇高目标,并赋予我们远见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目标。

布隆迪共和国总理阿德里安·西博马纳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布隆迪共和国总理的讲话。

布隆迪共和国总理德里安·西博马纳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欢迎布隆迪共和国总理阿德里安·西博马纳先生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MJ

西博马纳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对我来说,参加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是一项非常令人愉快的工作。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努力带领人类走向更符合人性的和平和国际团结。

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履行布隆迪共和国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少校给予我的一项光荣职责,即向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加纳夫先生转达符合《宪章》根本宗旨的和平和团结信息。另外,请允许代表布隆迪代表团、我国政府和人民与其他国家代表一起祝贺加纳夫先生当选为主席。毫无疑问,他杰出的品质和丰富的经验将不负众望,使我们的讨论取得成功。

我还要向总务委员会各成员表示祝贺,我相信,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主席行使其职责。

同时,我要对加纳夫主席的杰出前任表示良好祝愿,他非常干练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

另外,我要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敬意,这是他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决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布隆迪共和国热烈欢迎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国家。

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对比的时期。当前的事态表现出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的特点。确实,世界给人的印象是,他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将使人类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尽管冷战的结束和非凡的裁军努力使我们在国际安全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血腥的冲突继续使世界四分五裂。

一方面,大家都清楚一系列事件使各国人民相信,应该共同努力实现经济甚至政治一体化,另一方面,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在使一些国家走向分裂。人们只要考虑一下索马里令人担忧的局势就能意识到世界仍然是一个难以目睹的悲剧舞台。

近年来,自由之风已经吹遍全世界,各国已经起来为人权和人的尊严而斗争,但是,人们继续被剥夺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拥有家园权和发展权。南非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捶死挣扎的种族隔离继续在夺取人们的生命,在那里,人们到处被剥夺拥有家园的权利。

虽然科学不断进步使人类制服自然力量,并使人类准备征服其他星球,但是,人们继续在匮乏中挣扎。非洲大陆的情况尤其如此。在非洲,无知、饥饿和疾病仍然大规模存在。阿布杜·迪亚夫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份对这一情况雄辩的阐述充分表达了非洲和非洲人的担忧。我们完全同意他所说的。

在里约会议上,国际社会在对保护地球环境质量的必要性认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走。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但是,矛盾的是,在我们寻求生存的办法时,我们在继续破坏我们生存和呼吸所必须的东西。考虑到环境与发展的密切关系,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里约会议为我们十分正确地阐述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世界似乎在和平与安全、自由、福利和进步方面全速前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战争、贫困、饥饿和痛苦。在这种条件下,人类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因此,《联合国宪章》所阐述的目标仍然有

效。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心。我们还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团结,因为对小手指的伤害会使整个身体痛苦。我们必须象本组织杰出的创始者那样表明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信仰,必须使联合国成为一个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确保正义和对人权尊重的组织。

此外,本组织必须能够依照其《宪章》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布隆迪共和国向所有的时刻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努力的人致敬,并欢迎各种团结的迹象。通过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根据联合国创立的理想和价值充分享受生活。

UG

在此方面,秘书长向大会递交的“和平纲领”报告值得引起国际社会密切注意。布隆迪共和国重申它对《联合国宪章》的信念,并重申它致力于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实现其各种理想的胜利。

每年向我们所提供的联合国讲坛是对话和交流经验、促使我们更好了解彼此并分享经验的特殊场合。因此请允许我与各位代表简短地分享一下我们国家在重建以及为实现本组织的各项目标作出微薄的贡献方面所决定走的主要道路。

不久之前我们国家由于主要是种族性质的、具有分裂影响的冲突的持续存在而经历了一些悲剧性的情况。在此之后出现了导致人命伤亡以及大批难民出走、在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寻求避难的悲剧。这一局面对社会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积怨、不信任和仇视在那些本来应该在单一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内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的心中扎根。

在这种起码说是不容易的情况下,布隆迪人民1987年9月3日奋起改变其历史上不幸福的状况。五年之后,我高兴地宣布布隆迪再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确,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布隆迪送别了过去,现在正开始建设一个和平、公正和社会和睦的新社会。在共和国总统皮尔·布优雅少校富有活力和远见的领导下,布

隆迪人民正在一劳永逸地埋葬曾使他们受苦受难的争吵和分裂。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以三项根本性因素为基础而采取行动：民族和解、民主化以及发展。

首先，布隆迪人民开始实现内部和解。为消除破坏布隆迪社会结构的分裂，人民决心作出最大努力振作起来，体验民族和解的宽恕。《国家统一宪章》所宣布的信念就是见证，在其中布隆迪以具有历史性的信念宣称：

“我们决心与过去决裂并走向新时代，以建立一个更有希望的、没有仇恨和不信任的未来。”

目前所取得的民族和解是全面进程的结果。第一项要求是进行良心的审查，这促使布隆迪人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真相。这一进程的开始是建立了由所有种族群体、所有地区和所有宗教以及社会-专业方面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分裂的疾病作出诊断并提出适宜的医治办法。委员会在七个月的艰苦工作之后提出一份报告，对局势作出分析并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提出建议。

然而，正如布优雅总统所精辟指出的，建设和加深人民的统一不可能只由共和国总统、或是其政府实现。因此，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在社会各个方面之间就国家统一的重要问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辩论。

在对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属于禁忌的问题作出如此深刻检讨的时候，布隆迪人民发现了进行对话和作出联合努力的好处——后来上升为一种治理形式。全国辩论的结果是产生了《国家统一宪章》，它于1991年2月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人口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从那以来，《国家统一宪章》成为全国所有政治生活的重要衡量标准以及所有布隆迪人赖以形成联盟以巩固其重新获得的统一的条约。

有了《宪章》，我们布隆迪人民宣告了我们对持久国家统一的信念，谴责并永远拒绝任何形式的分裂。我们因此致力于从我们社会消除任何暴力、肉体消灭和复仇的倾向。

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是，我们承诺严格尊重国家统一的道德。这一点转化为对

人的生命的尊重,促进正义以及捍卫和巩固和平与安全。

与主要旨在实现心灵和思想的和解进程并驾齐驱,巩固国家统一的进程也体现在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以便根据国家统一的道德管理国家。

1988年10月,共和国总统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国家统一政府的新政府,其组成反映出高层次国家当局要使社会所有方面参加管理公共事务。政府负有在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启发一种新精神的使命。在社会各层次,各行各业的公民毫无歧视的被授予责任。在此方面,政府也将第三共和国所珍惜的其他价值观念置于头等重要位置:所有公民平等、崇拜卓越以及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彻底透明度。

随着国家重新统一以及民族和解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得以对解决难民这一棘手的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大家都同意,全世界千百万难民的产生是由于政府无力解决的内部或是国家间冲突的结果。而且国际社会很对不起难民们,因为它无法和谐地处理这一问题而导致一种基本人权受侵犯--在自己家园的某个地方生活、,而不受无家可归的威胁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这些信念的支持下,在奠定了国内和平的基础之后,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开始了一项自愿遣返布隆迪难民的庞大方案。它感到,自愿遣返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最佳和持久办法。因此,在执行这一民族和解工作的时候,我国的最高机构向我们那些流亡中的同胞们提供了自由回国的机会。这样,我们的雄心是不久将没有任何布隆迪人带着难民这个丢人的标签生活。

MJ

我要从这个讲台并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重复布隆迪共和国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少校的话,并庄严重申我国政府呼吁所有布隆迪难民,无论他们在哪里,自由回归他们的家园。我们将撑开双臂欢迎他们。

我高兴地在此时指出,这个方案已经取得的结果极其令人鼓舞。

1988年在我们两个社区发生了破坏和平和安全的动乱后,我们成功地使迁移到邻国的大约5万人返回国。由于国际社会的帮助,我们毫无困难地帮助他们重新在他

们自己的土地上安家,为他们建了新居,并帮助他们重新进入我们的生产结构。

本着同一精神,我国政府继续欢迎大约二十年前离开祖国的难民中自由选择返回国的人。

甚至在我们发言时,他们中25 000多人已返回家园,还有人继续到达。

由于国家和国际上的支持,回国的人已完全体面地重新融入社会。政府编制了可供他们居住的所有土地的清单,向他们提供了帮助,这种帮助在他们能依靠自己劳动的果实生活之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地方行政当局的合作下,他们得到了建立一个体面的家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他们甚至有医疗保险,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医疗保健。他们的子女也入了学,那些受过一些训练的归国者正为在劳动队伍中找到职业而得到一切帮助。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支持我们进行这项方案的国家和组织,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进程继续帮助我们,我国人民为这一进程而感到自豪。

在达成民族团结协议的同时,布隆迪人民特别重视绝对需要确保国家管理的民主化。因此,在巩固民族团结时,布隆迪着手使我们的体制民主化。

我还要向大会谈谈有关我国已采取的步骤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是具有独创性的一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满意。确实,在这个进程中和在导致民族和解的进程中一样,政府一直非常谨慎地让所有阶层的人民都参与。通过与人民进行坦率和真诚的对话,政治阶层一直非常诚实和明智,把自己交给人民,他们深信如果公民不参与,任何工作都不能持续,因为最终是他们要做工作,并从所有变革中获得好处。

因此,在去年整个一年里,人民密切参与制订一部新宪法,该宪法后来在1992年3月9日的公民投票中获得90%以上的人口的通过。新宪法确立了多党制,特别注意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这样,布隆迪结束了26年的一党制,恢复了秩序、安宁和民族和睦。此后,政府努力执行宪法所载的准则。

有效实施多元化的进程得到加速,今天,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七个政党。还迅速通

过了适当立法,以促进自由结社权利和新闻自由,这些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多党制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人权方面已设立了独立的联盟。在对我们来说十分宝贵的这个具体领域里,不久前我们设立了一个促进人权中心,其任务是通过传授和各种交流方法向社会灌输构成尊重人的尊严基础的价值观。

在布隆迪,我们体制的民主化就是这样进行的,政府坚定决心继续向前。因此,根据总统已经制订的指导方针,政府计划在1993年年初的几个里举行大选。一旦宪法明确规定了指导国家的体制结构,一旦各竞争伙伴,即各政党出现后,我们认为如果无限延长这个过渡期,那将是一个应受谴责的倒退。

我们的意图是使拥有主权的人民有发言的机会,使他们能民主选举他们选中的领导人。我们是以我们所称的布隆迪方式这样做的,即通过对话和共同努力,实行完全公开。

主席先生,我不想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但是,在结束发言前,我要提到我们所认为的团结和民主的支柱,即发展问题。关于民族团结,我们认为,团结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现实,没有一方便难以实现另一方。对民主来说,也是如此。确实,如果不能享有构成真正民主结构的公共自由,人民便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创造力。同样,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民主自由,只会是奢望,很快就毫无任何实质内容。

我国政府按照这些原则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发展的行动方案。对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讲,发展归结起来就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例如饮水、医疗服务、子女的入学教育、体面的家以及粮食保障。为了在这项发展努力中取得成功,第三共和国当局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助下开始了一项结构调整方案。这项方案的执行目的在于稳定我国的财政,改变我们的生产结构,以实现经济增长。此外,这项改革以妥善管理公共事务和开放经济的原则为指导。

这样,在促进私营部门方面已作出重大努力。这个进行发展的新方式强调国家

日益放开,把责任交给个人和公司。在此构架内,政府自1991年开始了一项使公有企业私有化的重大经济方案。其中包括使公有企业部分或完全向私人资本开放。它还包括对需要私人资本的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以提高利润,建立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更加有效的机制。

GE

布隆迪的经济自由化刚刚随着一个自由贸易区制度的建立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旨在促进投资以实现我国出口品多样化的改革,带来一些人认为世界上最有利的税收和其他有利条件。

有此种打算的投资者可前来与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他们这样做是不会感到遗憾的。在加强民族统一和使各种体制民主化的范畴内进行的政治改革,已经在我国创造了一种十分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我概括地介绍了布隆迪今天的情况。正如我在发言开始时指出的那样,布隆迪政府和人民正在努力实现民族和解。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使我们能够欢迎我们过去是难民的兄弟姐妹们,并使他们能够通过自由地返回家园而重新获得尊严。由于我们重新获得尊严,由于我们重新实现了民族统一,我们各种体制的民主化也正在和平、有秩序和宁静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已保证执行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以便建立能够支持社会和平的环境和社会基础设施。

布隆迪认为,这样做并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它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还将使它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和平、安全和国际团结的世界作出贡献的道路。这是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好遗产。

我们在联合国这一机构中怎能不想一想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儿童?所以我们尤其要指出:今天,1992年9月30,是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两周年纪念日,我们对秘书长刚刚向我们提交了关于这次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报告表示赞赏。它应得到我们的注意。

我们还愿借此机会指出:我们殷切希望即将于11月在塞内加尔的加喀尔举行的

关于这一议题的会议，将研究非洲儿童未来的问题。

布隆迪共和国总理阿德里安·西博马纳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奥乔亚·安蒂奇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委内瑞拉对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向你及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我对新会员国表示欢迎，它们来到我们中间使这一组织更具普遍性。

我还要向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希哈比大使表示感谢，他如此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

我们是在特别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时刻召开会议的。国际体系正试图找到一种新秩序及基本原则和方针，以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公正和更平等的世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迅速发生历史变化的时代。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和最难预料的变化，正在似乎无能为力世界领导人面前发生。

共产主义的结束已成为过去的事情；苏联帝国的崩溃也已是古老的历史。西方的绝对胜利已开始受到怀疑，因为工业化国家正同时遇到着金融与汇率问题以及他们深刻的社会危机。我们也许谈论的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其中对所谓自由竞争的追求已变成使经济模式完全非人性化，在世界社会中造成巨大的贫富差别。

我们并非面对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极为缺乏对未来有信心和热情的领导层。陷入其经济竞争困境的工业化国家，无法为和平、稳定和正义协调其行动。在失去曾使它们共同行动的敌人之后它们现在正经历着曾经使它们团结起来的纽带大大削弱的情况。

如果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所描述的预防性外交——我们正予以非常认真的研究——要生根的话，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需要有强大和民主的组织。我们支持他为本组织在预防而不是干预领域所设想的更积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就必须进行合作，

“以解决冲突的最深刻根源：经济绝望、社会不公正和政治压迫。”(A/47/277, 第15段)

本应成为最有效率的联合国机构的安全理事会,已经落伍于时代。它仍然反映了它成立时存在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联合国成立时,其基石就是由五个常任理事国控制的安理会,它们获得了优势,以消除曾使前国联无效的各种限制。联合国的创始者们认为,这次大国将能够凭借其实力进行有效的领导,这就是说,它们将具有作为世界监督者与仲裁者采取行动并为世界带来的能力。

使人类感到沮丧的是,两个超级大国证明它们自己就足以奠定国际秩序的基础。从联合国成立之日起直到冷战结束,安理会在管理世界事务中只是充当次要角色。

WG

在苏维埃制度垮台之后,安全理事会开始重新履行自己的原先职能。但是,安理会是在胜利者的价值观念主导下这样做的。因而大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勾划出国际格局。应该重新审议这种局势,以便如秘书长所讲的:

“国际大家庭内的民主制度是旨在联合国内部实行民主原则。”(A/47/277,第82段)

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曾向大会明确表示关注必需使安全理事会更具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本国人民的民主愿望也可以变成联合国的永久愿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的权利反映了已经不再存在的情况和现实,除非取消这种权利,否则本组织将不会得到加强。这一机制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背道而驰,并限制它对集体安全作出有效贡献。

“否决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权利是一种限制在联合国会员国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机制。安全理事会必须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其任何成员都绝不应该否决联合国的大多数意见。如果我们希望有集体和民主的安全,我们就必须希望有普遍的平等法则。”(A/46/PV.8,第13页)

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国家主权和完整的概念也正在重新研究。自相矛盾的是,曾经获胜的“自由斗士”现在正试图强行建立一个单一而不容忍的世界秩

序,其中独立自主的倡导者将被视为破坏稳定和危险的因素。这是南半球国家极为关注的事情。过去,我们在两个方面对北方有重要意义:作为东西方对抗的天然场所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国。

东西方对抗已经消失,第三世界的政治和战略价值也随之消失。原材料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仅处于边缘地位。对商品和需求的暴跌逐年更加尖锐。“调动效应”曾意味着富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当北方经济增长时,原材料的出口也相应增长。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传统的出口的商品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国际市场几乎可以不要我们。

维持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两半球之间寻找平衡的联系,结束冲突关系并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我到此不是要指出北方所犯的错误。南方国家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迎接我们挑战。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低效率和腐败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我们想在开放市场的世界中竞争,我们就必须致力于有成效的工作和奖励有创造性的活动。委内瑞拉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如果遵守开放市场和国家间竞争的法则,我们就可以乐观地面向未来。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当南方,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地区正力求通过开放本国的经济参与竞争以使其经济国际化时,北方正日益闭关自守,成为内向型性集团。最终,自由市场——我已经提到的胜利的价值观念之一——似乎将单向运行。

如果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坚持刻板的态度,再加上危险的保护主义再度在工业化国家兴起,那么90年代也将成为另一个垮掉的十年,既然拉丁美洲在90年代初就开始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并出现了经济可望增长的征头。

北方没有对建立两个半球之间必要的经济联系作出贡献。世界新秩序包含双重概念:一方面是南方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东方的垮台。所运用的权力逻辑简单而直截了当。不再有战略资源或战略位置落入共产主义手中的问题。没有敌人,就不再有失去朋友的任何危险;更糟糕的是,不再需要朋友。现在重要的是不应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现在要紧的是南方是否愿意尊重北方根据自身利益确定的全球

行为规则。

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规则在发生无政府状态和内讧时是行不通的。这些情况会使国家解体，并产生波及周围地区的后果。索马里就是南半球在二十一世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发生的悲剧的事件。一些富裕的国家或许认为他们生活可以不受这些现实的影响。他们错了。我们不能忘记南方有自己作出本能的反应的能力：穷困的移民大军流向北方。这股人流任何政府历来都很难控制，它可能破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就是在许多国家极右运动东山再起，种族暴力和排外行为的发生。

这些问题以及北方和南方之间持续的不平衡状态突出了大会应该审议的一系列主要问题。首先是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民主化。这意味着就否决程序和增加常任理事国进行新的辩论以便体现新的世界现实。

MJ

世界新形势有助于各个地区冲突的解决，例如安哥拉、纳米比亚、中美洲、莫桑比克和柬埔寨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其它地区的如阿富汗、西撒哈拉、南非和中东问题。由于这种新形势，出现了人们能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迹象。委内瑞拉支持旨在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并希望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有助于维持和平。

我们还支持里约环境问题首脑会议，希望酌情尽快实施会议通过的决定，特别是关于为“二十一世纪议程”提供资金的决定。同样，我们全面支持明年召开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和将要召开的人口问题会议以及妇女地位问题会议，支持召开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

尽管联合国作出努力，前景仍不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在大会这里聚集一堂的国家都致力于为谋求变革而工作，致力于为建立一个消灭了饥饿和战争、环境得到保护以及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发生冲突的世界而工作，那么，我们就将建立起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公正的社会。

下午12时45分散会。